

我写“铁市长”

和谷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张铁民调任西安市市长,虽说了省会城市,但他在铜川工作时养成的做事果断,坚持原则,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作风一点没变。

我当时在劳武巷警备区招待所内的市文联《长安》文学杂志社做编辑,每天从大雁塔附近的家中骑自行车上班,几乎穿越整个城区。当时的媒体上时不时就会有市长出行的新闻,而更多真实生动的有关市长的话题却来自普通市民的传言中。在我看来,“铁市长”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彰显的工作作风和人格魅力,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张扬和世道人心的所向。

1984 年夏秋之际,我去拜访《延河》副主编晓雷。我们两人在谈到报告文学的选顿时,不知不觉地便谈到了“铁市长”这个题材。这之后,我在当编辑之余,抽出时间赶到了北院门市政府办公厅,向这里的负责人说明了我的来意。在市长身边工作的一位 50 多岁的女同志,听说我要写“铁市长”,马上放下手头的事,很激动地向我讲述起“铁市长”的故事来。这位女同志说:“铁市长”病了,正在

省医院接受治疗,我们联系一下,争取找他本人谈谈。之后的采访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一个秋雨天的午后,我如约骑车子赶到了省医院干部病房采访“铁市长”。秘书胡太平在门口等我,带我走进一楼南面的一间病房。市长显然是刚刚接受完治疗,从病床上走到外边的会客室。他很爽朗地笑着,吩咐我坐在沙发上,然后点燃一支烟亲切地同我攀谈。

接下来,我和胡秘书相约,由他引见或联络,我有时乘车有时骑自行车,有时还步行着在西安的大街小巷追寻“铁市长”的足迹。在一个月前后的时间里,挨个儿寻访遍了与市长故事有关的人和事。在采访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无论是领导、同事还是普通市民,他们所讲述的事情已经不只是具有传奇色彩,而是以确凿的事实、栩栩如生的细节引领我深入那些感人至深的事件之中。在同张市长家人的交谈中,我从他妻子儿女讲到的那些家务事中可以察觉到他们善意地抱怨他在大公无私方面对家人不近情理的地方。正是这些来自各方面的采访素材,愈来愈

愈使我走近了张铁民这位西安市市长既平凡又不平静的情感世界。

我用几个月的时间采访了近百人,采访笔记记了十几万字。之后,我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写出了有五六万字的初稿《市长张铁民》很快在《延河》1985 年第五、六期发表。当我把刊物送到张市长的手里时,他真切地说:谢谢。后来我问过胡太平,他说市长是在病床上断断续续读完的。谁知,没过几个月,张市长的病情严重恶化,一口痰没上来,就离开人世了。一个深受普通百姓爱戴的市长就这样走了,他因积劳成疾病退二线,60 多岁便离开人世,“铁市长”的死,更使他的生命价值在人们心中得到了升华。“铁市长”的称呼,几乎成了敢于负责、为老百姓办事、铁骨柔肠的领导干部的代名词。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在两年一届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1985—1986)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榜上有名。

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每个人都会有许多感触。我也想过,张铁民这位普通的市长之所以能得到广大市民的拥护,是因为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格,比如他的坚持原则,敢于犯上;比如他的亲民作风,为群众办实事等等。“铁市长”所处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初期,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关注民生,为民服务的公仆思想以及城市管理的理念和探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时代意义。当代作家,能亲历这样的一场变革,并用笔记录一位改革历程中风云人物的所思所想,这段经历也成了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新桃花源看『老腔』

李新烽

天经地义。土布常被作为农村姑娘的嫁妆和她们心灵手巧的见证。农家妇女坐在织布机内,把她们多姿多彩的生活与梦想编织在或清白如雪或繁花似锦的土布上。日月如梭,昔日的浮华如梭穿过,人间的真情织出永恒,珍藏传统的土布中。

新桃花源的主人陈景民先生的办公室里,挂着两幅画:办公桌左边墙上的那幅,是他童年生长的老家——西安市蓝田区一个普通村庄的巷道,门前有儿童玩耍、牛羊漫步;办公桌前面墙上的那幅,是其老祖母在家中烧火做饭,一手拉风箱,一手正给锅里添柴火……此两幅画想要达到这样的情思与效果,让“久已尘封的往事,微微湿润一下你的双眼”。

“杂粮野菜窑洞暖,桃花源里梦延安。”这副充满真情的对联和仿照中共七大旧址布置的“中央大礼堂”反映出新桃花源设计者所想表达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感恩心和粗粮细作与时俱进的求实性。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进步,城里人对杂粮野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种特殊的需求主要表现在粗粮细作、追求科学饮食方法,于是“文豪杂粮食府”应运而生。“客至莫嫌茶味苦,茅屋惟有菜根香。”新桃花源里香喷喷的菜根无不让人想起延安窑洞的杂粮野菜,同样的杂粮野菜,不一样的感觉与口味。

这感觉就像在新桃花源里看“老腔”与在农村巷道听秦腔一样不同。农村看秦腔戏者是本地土生土长的秦人,从小就受到“秦之声”的熏陶,他们人人都是票友,高兴了自己也能唱几句。来新桃花源的观众就不同了,他们多听不懂秦腔,更别提“老腔”了。听不懂唱词不要紧,听腔调就觉得声入耳,看起来更是感到荡气回肠。这与新桃花源的有某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契合——寻找曾经向往的地方与 환경。

这处优美的环境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新”字表明,不与传说中或向往中的“桃花源”争正宗,比高低,“我就是我”,让人坦然荡荡,做事明明白白。这就折射出新桃花源的经营理念——世里桃源,不逃避现实而是面对现实,生活在现实中。既然“羊在山上晒不黑,猪在圈里捂不白”,那么,来到新桃花源,重要的不仅是感观的归真反璞、回归大自然,而且是心灵的归本还原、还淳返朴。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休闲。老爷爷吝啬的几滴雨点就能让碧空如洗,让人感觉清新、心旷神怡;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们偶尔停住自己匆匆的脚步,对自己“吝啬”地放松一下,走进新桃花源,让身心放松,给心灵按摩,使心灵得到一次沐浴和净化,在放松的环境中认识真我,发现真我,进而完善真我,这大概是新桃花源的设计师想要达到的真正效果吧!



盛年纪事(中国画) 李人毅

素玉	阿勇	玉匠	马克
回眸处 拾起浅淡的叹息 盈手可握 温婉婉放含蓄 采朵莲 把未了的尘缘再续	我从不用华饰占有赞誉 比你还是多了一刀半笔 舍得之间你选择了自然 觉悟之时我读懂了真谛 澄澈的目光 善良的心语	一双粗糙的大手 一颗智慧的心灵 锋利的刻刀 在玉石上肆意游走 演绎着古老的华夏文明	刻刀深入玉的肌肤 刻刀叩问着玉的秉性 历经磨难 历经阵痛 执着追寻一个梦想—— 让玉的生命在佩玉者身上重获新生 让历史长河承载着玉的品德远行

已入了秋,天还是很热,大热天里去苏州枫桥,想着要看桃花水母。

走进白马涧生态园,只见山林环绕,溪涧纵横,青的山,绿的水,中间一片片田园村庄。

绕龙池畔转一转,移步换景,或云谷飞瀑,或莺啼柳绿,或溪水潺潺,古御道南有清乾隆御碑“明镜漾云根”。

在林荫处坐一坐,自有一点凉意,风轻轻,拂来阳光下蒸起的绿色气息。

乘木筏下龙池,放眼看去,宽宽的水面,四围是天平山、花山、观音山,三山之水,汇入龙池,而龙池又为白马涧之源。

便有人叫:看桃花水母。

低头看来,这就看到水里游动的桃花水母了。多少个微带乳白、拇指般大小的桃花水母安静地浮游着,它们无头无尾,晶莹透亮,柔软如

绸,薄如蝉翼,在水中一张一缩,上下飘荡,悠然自得,在清澈见底的龙池中显得异常优美。

很难想象这么小的生物,结构得这么美。同伴有说像伞,它们确实就像水空间缓缓升降的降落伞;同伴有说像桃花,它们确实就像漂落在水中的瓣瓣桃花。

桃花水母也被称为“桃花鱼”,“降落伞鱼”。大概是因为天热,浑身是汗的我,看它们还像是极微型的小电扇。一张一合,扇动着清新的

1990 年 10 月 12 日晚的绍兴,浓云覆城,细雨塞街,借微弱的灯光,我快步走到轩亭口。移开雨伞,我深深打量这处曾被腥风血雨沐浴的小街:高楼掩蔽的街心,静静的矗立着一方石碑,雨丝为小碑磨去积尘,灯光便浓浓地涂在碑身上,不待走近,即可看清“秋瑾烈士纪念碑”。霎时闪电划过,小碑熠熠生辉,承天接地;惊雷乍响,隆隆滚过,似天籁声声。时光倒溯,1907 年 7 月 14 日,一个天阴雨湿的日子,一代女杰从容就义,血溅轩亭口!年仅 31 岁的秋瑾,临行前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表达了对风雨如磐的祖国命运的深深忧虑,表达了对苦难同胞的深深挂怀,也表达了自己救国救民壮志未酬的深深遗憾,亦是对后人的深情呼唤。

秋瑾,原名秋闺瑾,生于 1877 年,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从名号即可看出其性格志趣。从秋瑾的诗赋中完全可以看到,庚子事变后其思想的巨大变化。面对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面对列强蚕食和瓜分中国的强盗行径,面对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的危机,秋瑾决计置身于拯救祖国和民族的斗争之中。1904 年夏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羁绊,自筹资费到日本留学,1905 年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成为激进的革命活动家。她的诗作,激情飞进,仗侠义胆,表达了她挽救危亡振兴祖国置生死于度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庚子事变后在《剑歌》中写道:“他年成败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她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对酒》是我常读常记的两首诗。“拼将

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那长贯天地的浩气,为多少男儿所不及!秋瑾的英雄气,不仅表现在立言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行动上。1906 年秋瑾回国后,即办《中国女报》,宣传革命。1907 年春,回绍兴接替徐锡麟任大通学堂督办,联络金华、兰溪等地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

秋瑾

——绍兴人物志

梁君

一起准备皖浙起义。7 月 6 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秋瑾 10 日即得知消息,并知清兵将至。她镇定自若,指挥掩藏枪弹,焚毁册籍,疏散学生,以图再起。众人劝她躲避,她坚决不从。秋瑾明知有一死,但决心以死抗争,激励后人,唤醒民众。一向以报国为志的秋瑾,亦然会关注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以牺牲感召后人。她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又对人

中国气魄

张金豹

这是经天纬地的抉择
这是气贯长虹的壮歌
打开改革开放的大门
迎来万里神州满园春色
三十年风雨兼程
三十年奋力拼搏
逶迤绚丽的画卷
扬起中华儿女的气魄

这是波澜壮阔的岁月
这是气壮山河的转折
迈开与时俱进的脚步
采摘时代潮流浪花朵朵
三十年开拓进取
三十年漫漫求索
迎风飘扬的旗帜
引领盛世丰盈的中国

这是一个久违了的现象:一篇仅 17000 多字的短篇报告文学发表后被《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并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就是李春雷的报告文学《木棉花开》。日前在广州召开的中短篇小说人物传记优秀作品研讨会上,《木棉花开》成了评论家、作家热议的话题。称其是“近年来少见的难得的好文章”,“是对广东乃至中国改革开放攻坚人物任仲夷的出色文学报告,是历史的真实再现和记忆,是文学纪念三十年改革开放生活的壮美篇章。”

我们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风靡一时之后,为何后来整体上下滑,目前整个处于一个颓势的状态?当然像股市一样,大盘下挫,不等于就没有优质的个股出现。比如《木棉花开》,还有最近我读到的深圳女作家李兰妮写的《旷野无人——一个忧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就是一部以自身作为个案,表现当代人心理疾患的好作品。但好作品确实太少,数量很多,不痛不痒的颂扬式的作品很多,质量高的极少。让人读后感到痛快淋漓的作品极罕见。

有人预言: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将面临消失、消亡。这当然有点危言耸听。报告文学,我更赞成叫“非虚构文学”,会始终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它的生命力是不容置疑的。但他确实面临严峻的挑战。某位高层领导在内部通气会上有一个讲话,我记得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汶川大地震看新闻报道很感人,为什么到了作家笔下反而不感人了呢?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事实上至今尚未看到有黄钟大吕式的震撼人心的作品出现。是什么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在报告文学作家所面临的传播环境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都市报的大量增加、电视的普及、互联网的即时性、信息的海量爆炸,使得报告文学过去被称为“轻骑兵”的功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报告文学作家在与现代传媒的竞争中几乎束手无策。我们过去所说的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真实性、文学性,在“新闻性”这一点上,报告文学已经难以发挥它的优势。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进入现场的是报纸、广播、电视的记者,我们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可以迅速地了解到地震现场发生的事件,有图像,有声音,有文字。而后来作家写的一些报告文学,因信息的滞后和单纯的文字描绘,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

如何应对这种崭新的传播环境?如何使报告文学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获得新生?《木棉花开》的成功,给了我这样几点启迪:

一是要寻找题材的“盲点”。可以说,题材起码决定了报告文学一半的命运。报告文学

首要的问题是“写什么”?小说的首要问题是“怎么写”?报告文学作家的功力、眼光,首先体现在对题材的判别和选择上。在与现代传媒竞争中,去寻找传媒视而不见、被它们所忽略或压根就在他们视界之外的“盲点”。因为记者们都在追逐即时新闻,他们对任仲夷这样的尘封的历史人物不会感兴趣。而恰恰是这样的人物,对当下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遮住这样的题材,作家深入挖掘,好作品就出来了。

其次,寻找独特的人文角度和视角。同样的题材,报告文学作家在与现代传媒较量时,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的人文角度,应该表现得更有思想深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报告文学中,有的论文采甚至题材并不算上乘,但由于思想的犀利和穿透力,读后让人如酷暑天吃冰淇淋。好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同时是一个思想家。《木棉花开》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重重矛盾,但作家目光观照的是当下,对当下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尤其对如何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我们需要任仲夷这样的真正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具有大气候、大手笔的敢于担当的领导人。任仲夷临终前提出的可以考虑像开辟经济特区那样开辟“政治特区”的构想令人拍案叫绝。要是真的付诸实施,或许会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蹚出一条新路来。

再次,在处理新闻性、真实性、文学性三者关系上,当下的报告文学要更强调文学性。因为比传播信息的速度,报告文学根本无法与报纸、电视、互联网比。但在坚持真实的前提下,强化文学性正是报告文学的优长。

说到文学性,我觉得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是“再现”所报告的事实,而不是叙述。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迄今为止写红军长征的报告文学不少,但让我读来最亲切的还是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因为其人的写作态度非常严谨,他所使用的所有材料和史实都注明了出处。何时何地采访了什么人,或书中采用了某个当事人提供的回忆材料等。其二是注意刻画人物,为读者树立血肉饱满又为读者所关心的人物形象。八九十年代那些引起轰动的报告文学大多是写人的,如《哥德巴赫猜想》、《扬眉剑出鞘》、《大雁情》,那些作品中所写的主人翁的名字至今我们耳熟能详。报告文学应该比现代传媒中的人物通讯、人物专访等等,在刻画人物方面理应更立体、更有深度。其三是注意对文学语言的运用。新闻追求简洁、明快,而报告文学应该调动和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我对着水里的桃花水母看着,晶莹剔透的桃花水母动作悠然,那点憨态真可比大熊猫。我把手伸到水里,取一片清凉,也想“守株待兔”,等着憨憨的微型“水中大熊猫”来触碰,但桃花水母自都游开了。

我突然感觉,这桃花水母应该是小精灵,集体舞于水中,凭它们高兴出没。它们是突然出现,出现时间往往很短,或数日或十数日又会悄悄地消失。不是精灵,又是什么?

小精灵的桃花水母,曾消失过,而今又在龙池再现,小精灵自然对环境和水质要求很高。正是白马涧立体环境好了,美了,生态平衡了,小精灵们也就在龙池中翩翩起舞了。

我说桃花水母是小精灵。精灵是自然物,人也是自然物。其实人也是自然中的精灵,在一片美山美水中,我们得相谐而尽兴。

说:“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始。”1898 年 8 月 24 日谭嗣同在北京浏阳会馆被捕,9 月 28 日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与其他 5 位志士英勇就义。临刑前神色不变,面对围观众人大声说道:“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英雄之气,撼天动地。谭嗣同也好,陈天华也好,秋瑾也好,他们是理想的殉道者,是民众的启蒙者,是救国救民的先驱,他们的死所形成的飓风般的冲击力和火山般的燃烧力,不仅当时而且在以后以及在未来,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感召一代又一代人,灼烧一代又一代人,激励一代又一代人。

不同寻常的是,秋瑾身为女性,在封建势力的重重禁锢中,她勇敢撞击,处处挑战,以其短暂的一生,夺妇女解放之先声,为民族大义而献身,实为中华民族之骄傲!她自己说:“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喜着男装,佩刀、骑马、赋诗,登台演讲,甚至豪饮。现流传的一张照片,秋瑾横握利剑,光彩照人,展示了一代女杰的英雄形象。有文章载,她兴之所至,抽刀在手,盘旋起舞,大有易水秋风之状。她自号“鉴湖女侠”,行侠仗义,慷慨助人,常资助路人和贫困学生。她锋芒毕露,疾恶如仇,鲜明地打破了传统的道德规范,惊世骇俗,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秋瑾在当世以一位女性出任革命党的党魁,独当一面组织一省的武装起义,从容就义。从其个性、气节、风范来讲,实为中华民族一颗耀眼的巨星,独放异彩!